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军旗飘飘



骆烨 著



金牌出品人 袁 力
《亮剑》导演 陈 健
《战狼》编剧 刘 毅

等联袂推荐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黄亚洲倾情作序

 中国言实出版社

军旗飘飘

骆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旗飘飘 / 骆烨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71-2831-1

I . ①军… II . ①骆…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8906 号

责任编辑: 代青霞

责任校对: 史会美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封面设计: 谈晓库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6.75 印张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ISBN 978-7-5171-2831-1

摧枯拉朽的再现与启示

黄亚洲

名曰“解放战争”的那段摧枯拉朽的中国历史，在东半球声震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政治家一直在总结缘由，史学家一直在推理逻辑，军事家一直在比排阵势，文学家则一直在从中描绘硝烟与寻找秘闻。

现今的中年以上的人群，从各种典籍与传媒中，比较多地了解过这段历史，一五一十能谈上来不少，再年轻的族群，似乎就知之不多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只是一个“诗与远方”式的模糊概念。

因此，以长篇小说的样式，以说故事的方式来再现这段摧枯拉朽的战争画卷，在眼下，还是必要的。

年轻的编剧就来做这件事情。

年轻的编剧叫骆烨，一个认真而谦和的小伙子。

他曾经编剧创作了同名的电视剧，现在又经过大量的采访与历史考证，力图全方位地生动贴切地把千军万马与千炸万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表现的主要是淮海战役，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条件最艰苦、解放军歼敌最多的一场战役。

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何况是年轻人来做这件事情。

在骆烨的创作甘苦中，许多人向他伸出过援手，以致他一说起就充满感激之情。譬如何克希将军的女儿，譬如在台北所采访的黄百韬、邓文仪等国民党将领的后人。

于是作者就得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作者力图讲述好宏大背景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故事，以小视角勾勒大战局。

“司令部文学”与“战壕文学”的结合，应该是描绘宏大战争题材的可取方向。

骆烨的探索与成功，十分可喜。

重温这段呼啸的历史，我们的情感既是振奋的，也是复杂的。

有人贬解放战争是“兄弟相残”，这的确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一场大战，但历史的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内在规律的，这是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到了不可调和时期的一种客观的剧烈爆发，我们要从一定的历史高度来审视这场殊死之战，从中悟出许多道道来。我们不希望这种大规模的内战在华夏土地上一再发生。所以，在现今还没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情况下，我们要尽可能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轻易不言战，努力相向而行，争取和平统一。

当然，我们也不惧战。若有域外势力干扰，那么肯定会英勇保卫祖国、保卫和平。骆烨在这一长篇作品中所描绘的那种大无畏英雄气概，又将溢出书页，成为新一代将士的不可抑制的豪情了。

“解放”，无论是体现在思想的进取上，还是体现在为人民谋福利上，都是一种豪情。

（黄亚洲：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现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伴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宣告，一个新的中国由此诞生，全国沸腾，寰宇震动。雄壮的步伐响起，天安门广场上开始了宏伟的阅兵仪式，战士们的脸上带着坚毅的表情，这种坚毅不是来自训练场上按部就班的排演，而是久经沙场浴火重生的绽放。

毛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队伍中行进着，快了，快了，快到了，马上就要经过主席台前，他经历了很多次战斗，可总也改不掉这个心急的性子。

终于，朱德总司令的目光注视在第三野战军队伍的身上，敬礼致意，第三野战军的战士们也敬礼示意。毛宝举起了敬礼的手，眼中满含着激动的泪花。他敬礼的手沉甸甸的，因为举托着昔日战友们的期望，他想擦下忍不住泛起的泪花，可是他又不能，每一滴泪花，仿佛都是昔日战友们的目光。他心里曾答应过他们，要帮他们看到这日子的到来，这是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心中的企盼。

树梢筛落着金灿灿的阳光，这是二〇一八年的十月，淮海烈士陵园中，秋高气爽，即使日照当头却也没有那么灼热。垂垂老矣的毛宝对着面前的烈士墓碑敬礼，老人的眼眶里含着眼泪。墓碑上的烈士名字已经被杂草和青松树枝遮挡住，他弯下了身子，用手轻轻地除掉了杂草，抚摸那些烈士墓碑。

陈三笑烈士之墓、江小白烈士之墓、毛草根烈士之墓……一个个名字出现在了毛宝的面前，这些名字他都曾很熟悉，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毛宝慢慢地对着墓碑：“兄弟们，老哥哥来看你们来了……”

毛宝坐了下来，从身后拿出来用军用壶装着的自家烧的诸暨同山烧酒，把几只碗放在墓碑前，给每一只碗里都倒上了酒，最后把自己的碗里也倒上了酒。他拿起了酒碗，眼眶噙着热泪：“来，老哥我先自罚一碗，这么久才来看你们。”

说着，他便一饮而尽，然后擦了擦嘴，又给自己倒了一碗：“嘿，小白脸，江小白同志，你不是说我们诸暨的同山烧太辣吗，今几个可得和老哥喝一个。”

他先把江小白墓碑前的酒倒在了墓碑下，随后又把自己的酒喝光了。

寂静的烈士陵园，偶尔有几声鸟儿啁啾。

毛宝又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对着陈三笑烈士的墓碑：“我说笑面虎啊，你在那边还好吗？还是不是整天乐呵呵的？老哥哥对不住你啊，那时候答应你打到南京城，就让你和你的对象见上面，可是，可是……”言及此处他再也说不下去，擦了一把泪，吃力地想要站起来，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毛宝缓了缓神，也稳了稳身：“老了，真老了，兄弟们，你们在这里躺了快七十年了，我这个老哥哥也马上就要来陪你们喽。”

毛宝望了望陵园，往陵园的深处走去。

烈士陵园的山下，几个市领导聊着天，衬着秋意暖阳。

副市长：“毛宝同志是老英雄啊，这次能重回我们这里，真是我们的荣幸，小毛同志，到时你和你爷爷说说，让他给我们党政干部讲讲当年淮海战役的英雄事迹。”

那个被称为小毛同志的是毛宝的孙女毛荷荷，她回答：“好的，我过会儿和他说。”

副市长秘书：“老英雄怎么还不下来？要不我们去看看？”

副市长：“唉，小刘啊，老英雄不让我们陪同，肯定有他的理由的，我们不要去打扰。再等等。”

秘书：“好。”

毛荷荷：“要不我去看一下吧？”

老英雄不让人陪同，但小英雄去的话应该可以吧，副市长闻言点了点头。

毛荷荷也向市长点了头，往陵园里走去。

陵园深处，蹒跚的脚步声像遇上了休止符，毛宝的脚步停了下来。

毛宝站在一块墓碑前，看着墓碑，眼泪突然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墓碑上写着七个字，字字戳到了他柔软的心窝：何仙女烈士之墓。

毛宝抚摸着墓碑上的名字，神情很是悲痛：“仙女啊，我毛宝这辈子最对不

住的人，就是你了，我答应过你，等战争结束，就娶你的……”他忍不住抱住了墓碑，无声地抽泣起来，眼泪落在墓碑上：“仙女，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娶你为妻……”

“爷爷，这是怎么了？”毛荷荷来到陵园里，几寻不见，来到这陵园的深处，却看到爷爷抱着一块墓碑在哭泣，她狐疑地走向前，“爷爷？”

毛宝没有回答，抱住石碑的臂弯也没有松开。

毛荷荷看着一方小小的土包：“爷爷，这里面葬着谁呀？”

毛宝抬起头来，泪流满面，眼泪流淌在他深深的皱纹沟壑当中。当孙女的见了爷爷这个样子，有些惊讶，又有些担心：“爷爷，你没事吧？”

毛宝擦了擦眼泪：“没事，没事。”

毛荷荷这时看了看墓碑上的字：“何仙女烈士，爷爷，她是一位女烈士啊？”

毛宝：“嗯，一位女英雄。”

毛荷荷笑着，也略带小小的惊讶：“厉害了我的女英雄，当年你们队伍里还有女兵啊，哦，不对，她是不是卫生队的？”

毛宝摇摇头：“她是一位民兵队长，如果她要是活着的话，她就是你的奶奶了。”

毛荷荷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噢——我懂了，你们是……哈哈。”带着一脸小小的坏笑，这笑容放在毛荷荷的俏脸上，调皮可爱。毛宝假装呵斥地说道：“小鬼，别调皮！”毛荷荷捂住了嘴，却掩不住眼里的笑意。

毛宝转向了墓碑：“仙女啊，这是我的孙女毛荷荷，我对不起你，回到诸暨老家后，开头几年我推掉了所有的相亲对象，但是到了四十岁，实在拗不过家里人。我对不住你，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的心里一直放不下你，请你相信我。”

毛荷荷也清了清嗓子对着墓碑说道：“何奶奶，您真的要相信我的爷爷哈，自打我有记忆开始，他就一直提到一个人，我到了今天才知道，原来就是您啊！”

毛荷荷看了一眼爷爷，爷爷没有说话。毛荷荷：“奶奶，您放心，我毛荷荷现在读大学了，长大成人了，我一定会照顾好爷爷的！”

毛宝摸着墓碑上的字：“仙女，等我死后，我也会把骨灰埋到这里来，来陪你们。”

一阵小小的秋风吹过，吹动了毛荷荷的发梢，她想起了什么，于是说道：“爷爷，领导们在下面等着您。”

毛宝沉默了一下：“我再去看一位老朋友。”

毛荷荷：“老朋友？”

毛宝缓缓站起身，自顾自往陵园一边走去，走到了陵园侧面，这里是一批国民党的起义将领的坟墓。这里的墓显得更加破败一些，毛宝一块块看过去，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墓碑，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陆胜文烈士之墓。

毛荷荷也跟了上来，她想知道爷爷提到的老朋友到底是谁，此刻见了墓碑，于是问道：“爷爷，这位烈士就是您的老朋友吗？”

毛宝：“老朋友，打小一起玩到大的老伙计啊，不是兄弟，却亲如兄弟。我们还一起打过鬼子呢。”

毛荷荷：“亲如兄弟？那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们也一起并肩作战了？”

毛宝：“淮海战役。我和他打得死去活来。”

毛荷荷：“啊？”这实在有点超出她的理解，既然是亲如兄弟，却为何要刀剑相向？

毛宝不再言语，他望着肃穆的烈士陵园，这里看起来很宁静，甚至宁静地有些破败了，可他的心中却泛起了涟漪。这些涟漪随着思绪的飘荡越发震颤，他的眼前出现了炮火连天的场面，他想起了那段峥嵘坎坷的战争岁月……

那是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济南，滚滚浓烟接连泛起，熊熊战火炽热燃烧，两军正在交战，一个为了守，一个则是要破其守。

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正率领着一支解放军队伍攻打济南城。他真的很年轻，才三十岁不到，他身边的人无法想象几十年后他的模样，只有后来成为他的孙女的毛荷荷见过，他老泪纵横的时候，泪痕在皱纹里流淌的模样。他是毛宝。

毛宝：“笑面虎，你的小钢炮是吃屎的吗，再给我轰他狗日的。”

操纵着小钢炮的是解放军战士陈三笑，因为他最喜欢笑，打起仗来却猛如老虎，因此得名。听到毛宝的呵斥，他回应：“是，团长！”旋即填好炮弹，一炮打向济南城城头。

在城楼上还击的几个国民党士兵被炮弹击中，砖石瓦砾纷飞，三具尸体从城头摔下来，后面的国民党将士退缩了。

笑面虎拍了拍自己的小钢炮，得意地笑：“嘿嘿，老伙计，我从打鬼子时就带着你，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厉害！”

毛宝：“同志们，跟着我，冲啊！”话音刚落，身边的张大憨抡着机关枪，对着城上扫射着，毫无畏惧地往前冲去，为后面的解放军战士开路。果然人如其名，憨直猛烈。毛宝也手持双枪，对着城头上的国民党士兵开枪，连着干掉了两个。

枪炮轮番蹂躏之下，城楼上的还击减弱了不少。毛宝以为国民党士兵被他们打怕了，喊道：“哈哈，那些狗崽子们被我们打怕了，同志们，冲上去！”

解放军战士们闻言前赴后继冲向济南城城下。突然，从城头上露出三挺机枪，猛地对着冲上来的解放军战士扫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催命夺魂的小鼓响个不停，成片的解放军战士倒了下去。毛宝见状着急了起来：“隐蔽，快隐蔽！”

然而枪火猛烈，黑子、小飞等几位战士倒在血泊中牺牲。战士毛草根也被子弹击中，毛宝拉过了毛草根，躲过了飞来的子弹，却来不及救下黑子和小飞了。他看着二人的尸体：“黑子、老海、小飞……”

大憨还要往前冲，毛宝：“大憨，回来，别冲了。快回来，隐蔽。”言罢跳到了城外的战壕里，但国民党军打过来的子弹还在他的头顶飞过。大憨撤退下来，手臂上受伤。终于，解放军停止冲锋，城楼上的机枪也停止了扫射。

硝烟过后，片刻的阴郁沉静。

毛宝看着受重伤的营长老海口吐鲜血，老海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团长，我们来世还做兄弟……”说完便牺牲了。

毛宝眼泪夺眶而出：“老海，我的一营长啊！”哀极生怒，作势就要冲出去，“哒哒哒”国民党军这边又打过来一连串子弹，毛宝被笑面虎他们拉住，笑面虎对毛宝说：“团长，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毛宝不甘心地对着城楼上狠狠地怒视了一眼，看到一位戴着墨镜的国民党军官。

济南城的城楼上，戴着墨镜的国民党军官手里还握着机枪，刚才那一连串子弹就是他打的。他的副官胡国忠：“团长，我们不如趁胜冲出去，和共军干一场。”

军官摘掉了墨镜，露出沉稳坚毅的面容：“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济南城。”

胡国忠：“是！”

军官望向城楼下战壕里的毛宝他们，他的眉头皱了皱，若有所思。

他是陆胜文。

城外的战壕里，毛宝和城楼上的国民党军官陆胜文对视了一眼，没有认出彼此是谁。他嘴里骂道：“狗崽子，老子一定会取你性命，为我死去的战友报仇！”

这时，二团团长沙公权从后面上来：“老毛，王司令员命令，让你们先撤退下来。”

毛宝：“让我们撤退？”

姚公权：“是啊，你们死伤太惨重了，这里交给我们了。”

毛宝：“我们一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的，就会和敌军干到底。”

姚公权：“你们先下去休整，这是王司令员的命令。”

毛宝还想说什么，身边的一名战士胸口处不断地冒出鲜血来，喘着大气，毛宝对笑面虎说：“带上小赵，走。”

笑面虎：“是，团长。”

毛宝看了看剩下的一团战士们，很不甘心：“一团，撤退！”

陆胜文坚守在城楼上，城下的解放军战士发起了新一轮进攻，是姚公权带着战士们来冲锋。城楼上的机枪不断扫射，打退了姚公权他们的进攻。国民党军火力网太过严密，姚公权率领的二团解放军战士也死伤惨重，没办法，姚公权命令：“撤，撤退！”

解放军往后撤退，陆胜文看着姚公权他们撤退下去，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国民党军长张天泉走上城楼来。陆胜文向张天泉敬礼，干脆利落，张天泉拍了拍陆胜文的肩膀：“胜文，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啊！”

陆胜文：“谢谢军座夸赞，我陆胜文一定会带着部队，死守住济南城。”

张天泉：“嗯，很好，济南城作为战略要地，绝不能让共军攻破了，如果济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

陆胜文：“是，军座，我明白。”

张天泉：“哦，胜文啊，我夫人的一个表妹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昨天来到济南城，想要采访一下党国的英雄楷模，我看你很合适。”

陆胜文：“要采访我？军座，我不行，要采访的话，也该采访您才是。”

张天泉：“你也别谦虚，我推荐你，就是因为你才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你才是真英雄。”

陆胜文：“军座，这……”抬眼看去张天泉已经往城楼下走去，一旁的胡国忠有些羡慕嫉妒地看着张天泉。陆胜文没有看到胡国忠的表情，下令道：“大伙儿都抓紧休整一下，共军肯定还会再次攻城的。”

陆胜文的手下们：“是！”

深夜，本应是万籁俱寂的时候，可华军野战军指挥部里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电报声“滴滴滴”地响个不停。王强副司令员皱着眉头，眼睛一直盯着作战图看着。政委洛奇在一旁，脸上也是一副愁容。

毛宝快步地从外面走进来：“司令员，司令员……”洛奇“嘘”了一下，示

意让毛宝轻点声，王司令员没有回头，继续看着作战地图。

毛宝小声地对洛奇政委说：“我们死了太多人了，那守城的国民党军官不好对付。”

洛奇：“二团也撤下来了。”

这时，王司令员：“这场攻坚战不好打啊！”

毛宝：“司令员，让我毛宝再试一试。”

王司令员：“你们团伤亡太惨重了。”

毛宝：“就算是打得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再打！”

王司令员：“这样下去，连建制都会被取消掉。”

毛宝：“那难道就不打了？济南城我们就不攻了？”

王司令员：“攻，当然要攻，粟司令已经下达指示，三日内，必须拿下济南城！”

毛宝脸上露出笑容来，回味着王司令的话，说道：“三日内攻下济南城，好，这个好，司令员，我毛宝在你这儿，立下军令状，两天，给我两天时间，我带着队伍，一定会攻下济南城。”

王司令员看着毛宝，没有说话。毛宝：“王司令员，我求您啦。”

饶是如此，王司令员还是没有说话。

毛宝对政委说：“政委，您替我说句话啊。”

洛奇：“毛宝同志，这场攻坚战很难打，你们团现在只剩下这么点人马了，不是守城的国民党军的对手啊。”

毛宝：“司令员、政委，只要你们让我毛宝来担任主攻就行，对了，可以让二团的姚公权、三团的叶峰他们担任助攻。”

王司令员：“你小子，不就是想抢个头功嘛。”

毛宝：“嘿嘿，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王司令员啊。”

王司令员：“少给我拍马屁。”

毛宝：“司令员，您就答应我吧，我毛宝要是攻不下来，提头来见。”

王司令员：“提头来见？我要你保住你的脑袋。”

毛宝：“司令员您同意啦？”

王司令员的脸还是紧绷着，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毛宝向王司令员敬了个礼：“王司令员，我毛宝保证完成任务。”说完便兴冲冲地走了出去。

毛宝刚走到外面，洛奇政委追了上来：“毛宝，毛宝。”毛宝回头看见是政委，问道：“政委，您这边还有什么吩咐？”

洛奇：“刚才王司令员的话，你都听到了，攻打济南城，不是一场简单的战

斗，是一场攻坚战。”

毛宝：“我知道是攻坚战，我毛宝自从参加革命来，还没打过这么难打的战斗。那个守城的国民党军官，我一定要活捉了他。”

洛奇：“不一定要活捉那个军官，现在只要是三天内攻占济南城，就已经是大胜利了。”

毛宝：“好。”

洛奇：“王司令员和我都担心你们的安危，尤其是你，是一员能打硬仗的虎将，我们都舍不得你。”

毛宝：“嗨，政委，您放心，我毛宝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洛奇政委捶打了毛宝一拳头：“你小子少给我贫，打仗一定得多留个心眼，我给你准备了好酒，等你回来，给你庆功。”

毛宝：“哈哈，政委，您真是我毛宝的亲人啊，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好，两天后，我毛宝回来喝庆功酒。”

言罢，两人分别，毛宝心满意足地往军营走去了。

济南城头，刮起凉风阵阵，夜已经深邃，城楼之上却仍有一位军官在巡逻，这人便是陆胜文了。他的副官胡国忠跟在一旁：“团长，今晚上共军肯定不会再攻上来了，你打了一天的仗，也累了，回去睡一觉吧。”

陆胜文：“我不困，你回去眯一下。”

胡国忠：“那我还是陪着你巡逻吧。”

陆胜文没有再说话，继续去巡逻。走到一个守城的士兵面前，士兵开始打瞌睡了，陆胜文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士兵吓了一跳，睁开眼睛发现是陆胜文，忙道：“团，团长……”

陆胜文却没有责怪的意思，仍是淡淡地说了句“没事”，然后给士兵整理一下军装，继续往前走。

济南城外的阵地，毛宝带着他的手下大憨、笑面虎等人上来，笑面虎：“团长，我们是不是要趁着夜色攻上去？”毛宝没有说话，拿着望远镜看着城楼上的灯火。

望远镜里，一个军官的身影出现，很是熟悉，毛宝反应了过来：“娘的，好像就是白天那个守城的军官。”

大憨：“团长，我一定会帮你突突了这小子。”

毛宝：“都别给我说话了，就地休息，等天亮。”

笑面虎：“啊，等天亮？”

毛宝：“小豆子负责警戒，其余同志赶紧睡觉。”

战士小豆子：“是！”

毛宝已转过身，躺在战壕里，闭上眼睛：“老子就不信这小子是神仙，不用睡觉了！”

笑面虎：“噢，我明白团长的意思了。”

大憨：“啥意思啊？”

笑面虎拍了一下大憨的脑袋说：“别说话，睡觉！”说完便开始睡觉，再不理人。大憨见状摸了摸脑袋，也躺了下来。

有人说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而战场上的黎明前除了黑暗，还有一股死寂的气氛笼罩着。无数的希望与绝望交织，无数的热血与肝胆泼洒，也成了无数的亡魂。当这些亡魂即将呼啸之际，天边吐出了一抹鱼肚白。

毛宝睁开了眼睛，他一个翻身，拿出望远镜，对着城楼上看。城楼上的灯火还亮着，但那个国民党军官已不在那里。毛宝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嘿，是时候干你小子了。”他拍了拍身边的笑面虎：“起来了，喂孙子们吃早饭了。”笑面虎迷迷糊糊醒来，揉了揉眼睛，去拍醒大憨他们。

济南城上，巡逻了一夜的陆胜文终于疲惫了下来，坐在石墩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的身体似乎在慢慢变小，变成了孩子的模样，世界也是一片光亮和清新。

枫桥大庙，儿时的陆胜文与另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大庙的戏台前嬉戏耍闹。这时，一个大个子男孩抢了小女孩的糖葫芦，小女孩自然哭泣，小陆胜文上去理论：“把糖葫芦还给我妹妹！”

大个子男孩推了陆胜文一把，陆胜文摔倒在地。另一个小男孩冲了上去，和大个子男孩拼命，大个子男孩比小男孩高出半个头。

饶是如此，小男孩毫不畏惧：“你敢欺负我好兄弟，我跟你拼了。”

一阵拳脚，小男孩和大个子男孩拼命，被打得满脸是伤，但小男孩还是不放弃，陆胜文也冲上来，两人一起和大个子男孩拼命。

小女孩在一旁哭了起来：“别打了，别打了。哥哥们，你们别打架了。”

小男孩一口咬住了大个子男孩的手臂，大个子男孩哭叫着离开。小男孩和陆胜文很开心地大喊道：“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在一旁的小女孩也破涕为笑，泪痕挂在脸上，笑得却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

陆胜文对小男孩说：“兄弟，谢谢你。”

小男孩：“嗨，谢我干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啊。”

陆胜文握住了小男孩的手：“嗯，好兄弟。”

小女孩着急了：“还有我呢？”

小男孩：“哈哈，你不是好兄弟。”

小女孩闻言作势要哭了起来，陆胜文安慰她：“你是我们的好妹妹啊。”

阳光灿烂，三个人也笑得格外灿烂。

济南城头上的陆胜文眼睛还闭着，嘴里梦呓着：“兄弟，妹妹，你们现在在哪里？”

天已蒙蒙亮。

济南城下，毛宝的队伍已经集结，毛宝振臂一呼：“同志们，为了新中国，跟着我冲啊！”

冲锋号吹响，毛宝带着解放军战士包围上去，他对张大憨等人喊道：“兄弟们，今天我们必须拿下济南城，别让姚公权他们抢了头功去。冲！”战士们呼喊着冲向了城楼，毛宝接着喊道：“笑面虎，给我继续对着城头轰！”

笑面虎：“是，团长！”

大憨一如往常端着机枪冲在前面，也势如猛虎。

突然，一发炮弹打到了城楼上，顿时炸起一团火光，碎石满天飞，那是笑面虎的杰作。

陆胜文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儿时美梦化为泡影。城楼上已经响起喊声：“共军偷袭，共军杀上来了！”

陆胜文往城楼下看去，除了毛宝的部队，又有一支队伍杀将过来，那是姚公权的部队，姚公权带着二团的将士们前赴后继地冲杀上来。

喊杀声四起，枪炮声交响开来，城楼上的国民党士兵们终于反应了过来，连忙紧急作战，却不免有些局促混乱。陆胜文喊道：“机枪手，跟着我一起打！”几个机枪手抡起机枪，“突突突”对着城楼下开射。

毛宝看到城楼上的机枪手探出脑袋来，举起双枪，干掉了一个机枪手，然后对笑面虎说：“笑面虎，对着机枪手那边开炮！”

笑面虎：“是！”

毛宝：“大憨，给我掩护笑面虎！”

大憨：“是！”

大憨对着城楼扫射，城楼上守卫的国民党士兵不敢轻易探头，笑面虎对着城楼上又开了一炮。

城墙上的陆胜文看到下面的解放军炮手开炮，急忙闪躲，笑面虎打过来的炮弹在城楼上爆炸开，碎石溅射，当场有几个国民党士兵被炸死。陆胜文的手臂被碎石溅伤，但他顾不得这么多，立马又拿起机枪，对着城下扫射。

天色已亮起来，毛宝快冲城楼下，喊道：“笑面虎，对着城门开炮，我们杀进去！”

笑面虎：“哈，得令！”填装炮弹，准备开炮，动作一气呵成，着实痛快。

陆胜文看到下面的解放军炮手又要开炮，忙对着笑面虎这边扫射，一阵枪声中，笑面虎被子弹击中了。毛宝：“掩护，快掩护！”

笑面虎对毛宝说：“团长，我好像中彩了。”

毛宝：“快躲开！”说完想去推开笑面虎，笑面虎却一个翻身，躲开了扫射过来的子弹，面露嬉笑：“嘿，团长，我骗你，我笑面虎福大命大，怎会被子弹咬中？”

毛宝：“娘的，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给我开炮啊！”

笑面虎：“好嘞！”说完躲到掩体边上，对准城门，一炮弹打了过去。炮弹不偏不倚打在了城门上，城门被炸开一个口子。

毛宝：“哈哈，好小子，厉害。同志们，城门炸开了，跟着我冲啊！”说完就冲了进去。

城楼之上，胡国忠着急忙慌地跑到陆胜文身边说道：“团长，团长，不好了，城门被共军炸开了。”

陆胜文：“国忠，你带着二团的弟兄们守在城楼上，其余人都跟我来。”

胡国忠等人：“是！”

陆胜文往城楼下快步奔去。

与此同时，毛宝带着解放军部队冲杀上来。毛宝：“哈哈，济南城要被我一团攻破了，同志们，跟着我杀进去！”

大憨等人：“冲啊！”

陆胜文带着手下们已经冲到城门口，外面解放军喊杀之声愈发真切，他正准备抵挡正在冲杀进来的毛宝，就在毛宝和陆胜文二人正要会面之时，张天泉带兵从后面冲了过来。

陆胜文：“军座，您怎么来了？”

张天泉：“我张天泉亲自来抵御共军，城在人在，城破人亡！”

国民党将士们看到军长亲自来参战，顿时士气高涨。众人也跟着大喊：“城在人在，城破人亡！”

张天泉端着机枪在城门口，对着冲上来的解放军战士们开枪扫射，顿时解

放军战士如被割之草一般倒下一大片。陆胜文也对着城外的解放军开枪，张天泉：“胜文，这里交给我，你回到城楼上去。”

陆胜文：“军座，这里太危险，还是交给我吧！”

张天泉：“服从命令。”

陆胜文：“是，军座。”说完只得转身又回到城楼上去，留下张天泉继续对着城外冲上来的毛宝他们开枪射击。

眼见战士们死伤越来越惨重，济南城却久攻不下，毛宝心急如焚，对战士们喊：“停止进攻，停止进攻！”说完，毛宝和大憨他们躲到了掩体后面。

张天泉见解放军停止进攻，他举了一下手，示意也停止射击。

震耳欲聋的喧嚣过后，又迎来了片刻的平静，只是硝烟未散，双方等待着。

毛宝看着城门口这边不开枪了，喘了口气：“这硬骨头还真不好啃啊。”

大憨：“团长，我们还冲吗？”

笑面虎：“找死啊，你没看到城上城下都是国民党军吗，我们冲上去就是当活靶子！”

毛宝沉默了一会儿，向济南城的方向喊话：“城里的国军兄弟，我们先不打了。我们静下来，先谈一谈。”

张天泉没有回话，陆胜文见城下熄火了，他也侧耳听着下面的说话声。

毛宝：“国共本来就是一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人民解放军，绝对会优待你们的。”

张天泉：“你是在开玩笑吗，我张天泉堂堂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怎么会向你们共军投降？”

毛宝：“呵，是张天泉啊，国民党的军长啊，我们竟然碰到了一个大官。”

笑面虎：“嘿嘿，大官啊，活捉了他，至少得赏我们一千块大洋。”

毛宝：“真是掉到钱眼里去了。”旋即又对城门口那边喊话：“原来是张军长啊，久仰久仰。张军长当年在徐州会战中，围攻土肥原师团，打得这个日本刽子手满地找牙，是何等英勇，我毛宝虽是新四军出身，但听闻了张军长的事迹，也是热血沸腾，心里早已有敬佩之情，一直想要见您一面，不料，今日我们却在这战场上见了面。”

张天泉：“知道我张天泉就好，我就不信你们的队伍会比土肥原师团更厉害。只要我张天泉守着济南城，你们就不可能攻进来。”

毛宝：“张军长，此言差矣啊。今非昔比了，以前您带着队伍是打日本鬼子，今日您带着部队，可是和人民为敌啊。”

张天泉：“小兄弟，我们各为其主而已，你又何必说这种话来劝降我！”